

◆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02年11月9日-10日在悉尼举行。来自各地近一千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次盛会。

◆中央社11月16日报导，法国政府及国会最近针对中国[江氏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表示严正关切，对中共在过去三年中镇压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感到十分担忧。

◆11月13日爱尔兰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了一个法轮功专题节目——爱尔兰公民修炼法轮功。节目中重点介绍了57岁的玛丽亚-麦克姆伦女士修炼一年后的身心变化。

◆美国南达科他州急流城蒙森市长宣布2002年10月为“法轮大法月”。

◆德国外交部人权专员波普先生 (Poppe) 2002年11月14日复信德国法轮功学员，表示联邦政府利用每个机会明确向中方表示，完全无法理解中国[江氏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强硬做法。

◆印度尼西亚分析日报11月14日发表文章《修炼法轮功百病消除》，介绍法轮功是一种能使修炼人得到身心受益的功法。在兰都市的炼功点，先后有100多人在这里炼功。印尼居民MURIDAN今年79岁，他炼功前已经半身不遂，患有高血压病。他修炼法轮功一年多，现在走路已经和以前未患病前一样正常。

◆美国新泽西州精神科医生杨景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姐姐、法轮功学员杨景芳的命运。杨景芳于10月30日左右被中国合肥市警察设下圈套，秘密拘捕，现状不明。

编者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国际人权机构都将密切关注曲辉的情况。在不久的将来，打人凶手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严惩。

我叫曲辉，今年32岁，家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怡和街41号。受迫害前是大连港的理货员。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均受益非浅。1999年7月22日，我与妻子一同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关押迫害50天。2000年1月我与妻子因进京上访再次被抓。我被关进大连港看守所。同年4月他们又判我劳教一年，把我关在大连市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他们使绝了招术，苦役、洗脑都没有使我改变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最后我是躺在担架上被抬出了教养院。医院诊断是颈椎骨折，高位截瘫，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2001年3月19日下午教养院组织了大批警察和刑具。警察把大法学员逐个带到一个房间里，逼着学员在“转化书”上签字，如果不从，就酷刑折磨。被摧残过的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的呻吟。我晚上9点也被拖到那个阴森恐怖的房间里，恶警对我的折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电棍不知换了多少根，橡皮棍把我身上多处打伤，臀部肌肉被打烂，膝盖打肿，颈椎被打断，口吐鲜血，并多次昏迷，每次醒来后教养院一名叫韩琼的医生检查后说：“没有事，还可以打。”

我被大连警察毒打致瘫的经过

第二天上午他们看到我们几十人有生命危险，才把我们送到市中心医院抢救。教养院下令不准家属见面。连给我用什么药等都得教养院党委同意。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护理，导致我病情恶化。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我妻子从教养院被保释出来照顾我。我妻子2000年10月因进京上访被判劳教三年，关押在大连教养院。

当妻子见到我的时候，我已生命垂危，气管切开插呼吸机，肾功能衰竭插导尿管，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全身多处褥疮。脊椎骨暴露在外面呈黑色。在医院工作了十多年的妻子见到我这种情况险些昏了过去。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经过数次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我回家后，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身体好转起来。本以为再也不会会有什么麻烦，可谁知当地公安对我们家总是监控蹲坑，经常上门骚扰。今年6月25日下午，三名警察乘我妻子开门送客之机，用脚把门踹开，强闯进来抓人抄家。

这三年来，我经历得实在太多。在这个江XX的独裁暴力统治下，我这个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不知道还要面对什么。一年多来，我的大便一直都是妻子用手掏的，身上的几处烂疮口一直露着鲜红的肉，自己翻身都不能，身体时常承受死去活来的巨大痛苦。

历尽磨难，然而我始终坚信法轮大法是金刚不破的天理，我将永远用生命维护大法。

天地苍生

第106期 2002年11月23日

为你而来

跨越千山万水，
我一次又一次，
为你而来
我因为爱你而来。
啊——可贵的中国人！
请静心倾听我的心声：
法轮大法好啊！
切莫相信那欺世谎言！

面对暴力危险，
我一次又一次，
为你而来
我因为爱你而来。
啊——可贵的中国人！
你可知道全世界都说：
法轮大法好啊！
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

走上天安门
的洋法轮功学员



照片中的法国法轮功学员荆莲曾与34名来自12国的西人于2001年11月20日一同在天安门打出“真善忍”横幅为法轮功和平请愿。

至今已有十多个国家的至少100多名西方法轮功学员自发走上天安门，为法轮功鸣冤。

中国近代政治斗争中 “95%对5%”的心理战术

在中国近代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当权者都成功地运用了“95%对5%”的心理战术。每次运动的任何一个阶段，只有5%的人是挨整的对象（他们被定义为“一小撮”），而其余的95%则是安全的。这就助长了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即不择手段地加入95%，甚至以牺牲他人作为代价，而对于那5%所遭受的痛苦与不公却冷漠以对，视而不见。然而这5%却轮转得非常频繁，到头来整个民族都成为屈从于强权的受害者。

有一位中国作家对于文革前后国人的人性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文革期间，正该是站起来（仗义直言）的时候，每一位公民却都跪了下去（屈从于强权与迫害）；在文革结束后，正该是跪下去（反思与忏悔面对强权与迫害的沉默）的时候，每一位公民却都站了起来（控诉与鸣冤）。”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齐声控诉“四人帮”，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之于“四人帮”，却很少有人能反思一下自己面对迫害的所作所为。面对罪恶，整个民族都曾作过“看客”，却只有巴金有勇气将自己置于道德法庭上审判。

今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冲破了这个“95%对5%”的“怪圈”。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不

怕当那5%。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为了人间的公义，不论自己属于5%，1%，抑或是一个人！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人们面对强权的压迫，多不外乎两种情形：或如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以暴易暴，或隐忍求安。而法轮功学员对于强权镇压不屈不挠的和平抵抗开创了中国的崭新历史。他们不愿低头屈从于强权和暴力，不愿违心说谎。面对压迫，他们高昂着头颅，只为了说一句真心话：“法轮大法好。”尽管他们深知这样做的高昂代价。他们因为信仰而遭受了政治迫害，但讲事实说真话决不是搞政治，而是作为人应有的道德行为，关乎道义和自由，关乎人的尊严，关乎每个人的道德良心。

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里，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曾面临抉择：只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哪怕只是违心地在“保证书”上签个字，他们可以马上获得释放或减刑。他们中有多少人本来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学籍，工作的，如果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抓进各种各样的拘留所，如果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在各地流离失所，餐风宿露的，如果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免于起诉，不必在监狱里饱受折磨的，如果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殴打致残，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的，如果说假话。说真话的代价是那么的巨大，说假话的诱惑是那样地强烈，可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文/言诚）

我不是野蛮女友

文/沁湓（台湾）

电影里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发烧韩剧——「我的野蛮女友」！看到片中全智贤精湛泼辣的演技，不知不觉让我想起以前的我。说实在的，以前我并不是一个好女友，在男友的体贴包容下，我撒娇到真的都快变成「野蛮女友」了！

像男友迟到五分钟，我便嘴嘟得老高，想说：「哪有男生跟女生约会迟到的啊！」可是当我迟到，而他不高兴时，我照样不高兴地说：「才五分钟，你都不能等啊？！」而且刚开始交往时，总跟他要求，我们吃饭要选有「黄色的灯」，我跟他说，因为这样气氛才会好嘛！

其实，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我要求要有黄色的灯，主要是因为我身体不是很好，所以脸上总不时冒一些痘痘，我觉得如果在「黄色的灯」之下吃饭，我的痘痘就会变得朦朦胧胧，看不出来啦！不过，这一来，可就让我男友伤透脑筋了，每次总为了找「黄色的灯」的餐厅而大费周章。

于是，在他不厌其烦地带我去黄色的灯的餐厅吃饭期间，我也赶紧默默在紧锣密鼓地战痘，什么「磨沙膏」、「芦荟露」、「止油去痘面膜」等等，我几乎是来者不拒，而且一天总要洗好几次脸，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我的脸越来越惨，几乎像世界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

就在我以为我的脸快毁容的时候，也就是跟他交往的半年后，好运的是，我接触到一种神奇的功法，叫「法轮功」，我觉得这功法很纯正，有种说不出的祥和，于是我开始走进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很奇迹喔，我自己也忘了修炼多久之后，皮肤开始改变，以前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痘痘，开始不长了，过去像月球表面的皮肤，竟变得细嫩、白里透红！

这个时候啊，当然就不用选什么「黄色的灯」了！尤其修炼后，我开始懂得向内找，变得温柔、包容，吃饭更不需要有什么黄色的灯了。现在我男友总喜欢把我照片拿给他朋友看，说我一堆好话，并告诉他的朋友说：「我没有野蛮女友，但我有一个修炼法轮功后温柔又可爱的女友喔！」

真相您已先知 敬请传阅亲友 谨致谢忱

百姓身边
『俺是炼功人』

前几天在北方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辆满载肉鸡的大型拖拉机一下扎在一个村庄前的河里，车上的人都受了伤。小村庄上的人看见后，都争先恐后地去抢鸡。

不到十分钟满满一车鸡被这些村民和过路人抢光。事发后，乡派出所带人挨家挨户搜查，每找出一只鸡，罚款200元。当来到一法轮功学员家中时问道：“你有没有抢鸡？”这位学员快人快语地说：“你不知道俺是炼法轮功的吗？俺们炼功人从来不会拿别人的东西，只做好事，俺修炼好几年了，从不……”话没说完，这个人扭头笑了笑带着人走了。